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六 十 六 號

第一六九次會議及第一七〇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紐約成功湖

目 次

第一百六十九次會議

	頁次
二五五．臨時議程·····	1
二五六．通過議程·····	1
二五七．中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全權證書·····	1
二五八．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1

第一百七十次會議

二五九．臨時議程·····	8
二六〇．通過議程·····	9
二六一．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9

文 件

與第一百六十九次及第一百七十次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

補編第十五號，附件三十八

聯合王國代表於安全理事會第一百六十二次會議上對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希臘問題之決議草案所提之修正案(文件 S/429)

補編第十五號，附件三十九

法蘭西代表於安全理事會第一百六十二次會議上對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希臘問題之決議草案所提之修正案(文件 S/430)

特別補編第二號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

第一百六十九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O. LANGE(波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二五五. 臨時議程(文件 S/444)

- 一. 通過議程。
- 二. 秘書長關於中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全權證書提送安全理事會主席報告書(文件 S/439)。
- 三. 希臘問題：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¹

二五六.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二五七. 中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全權證書

主席：議程上的第一個項目是秘書長關於中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全權證書提送安全理事會主席報告書。報告書(文件 S/439)全文如下：

“依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十五條，茲特奉告，本人接獲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來電一通，內稱中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郭泰祺先生因病在假，在另有通知以前，中國政府特派蔣廷黻博士代理其職務。

“本人認為此項電文構成適當臨時全權證書。”

既無人反對，我認為理事會已同意秘書長的意見，接受此項電文為適當的臨時全權證書。這是我們的慣例，而且是符合議事規則的。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二五八. 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阿爾巴尼亞代表 *Colonel Kerenxhi*，保加利亞代表 *Mr. Mevorah*，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及南斯拉夫代表 *Mr. Vilfan*，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我們討論過聯合王國代表及法蘭西代表對美國決議草案(文件 S/391)² 所提修正案(文件 S/429³；S/430⁴)，以及其他國家代表提出的建議。討論的結果，美國代表接受所有上述建議，經修正的美國決議草案已經分發議席上所有的代表。

僅有一點未經廓清。那是第七點(a)，⁵ 涉及調查團的組成。美國原提案中規定調查團由理事會所有理事國代表組成之。有人提出過其他建議並可能提出正式提案。關於那一點的討論遂延期進行，我希望現在加以處理。我能不能請美國代表說明他對於業經提出的那些建議的反應如何。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在討論此項決議案文時我曾經有機會兩次就那一段發言，所以我除開已說過的話以外，並沒有什麼重要之點要補充。基於我已說過的理由，美國政府及代表團堅持此點，因此，我希望如屬可能，將該段原案文付表決。

主席：該段原案文如下：

“調查團由安全理事會隨理事國變更情形以每一理事國代表一人組成之。”

原案文如此。我希望知道各位代表中有沒有人願意提出別的替代提案。

Mr. PARODI(法蘭西)：我已經說過我所以認為調查團應以另一辦法組織的理由，讓我再提一提那些理由。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一號，第一四七次會議，第一一二四頁至第一一二六頁。

³ 同前，第二年，補編第十五號，附件三十八。

⁴ 同前，第二年，補編第十五號，附件三十九。

⁵ 最後案文第六點(a)。

我要首先簡短提及調查團向我們提出的報告書本身所建議的調查團組織人數較少；其次，一個人數較少的調查團，較之人數與安全理事會一模一樣的調查團，必可更有效率，更有利於推行工作；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認為調查團組織情形最好能使人具有一個印象，認為委員會極為客觀公正，認為這個機關或許在審議希臘問題時能把它少當作一項特殊案件或政治爭端看待，而比較着重事件的本身，就事論事，從最客觀的觀點加以研究。

上述理由我已經說過，因此不擬再提。由於這些理由，我想仍維持我過去所採立場，並建議設置一個人數較少，其成員態度比較客觀比較中立的調查團。

我要請問主席我們將如何進行。假定我們遵循理事會迄今所採的方法，那末，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確的話，便須提出一項與美國決議案文不同的明確提案，以便理事會經正當手續據有那項問題。

在目前情形之下，此項方法也許有一個缺點。倘若我們決定設置一個人數比較美國代表團建議者為少的調查團，我們可能在可供我們選擇的各種辦法之間躊躇不決。

因此，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首先表決主張設置一個十一人調查團之議。如果此項提案不通過，然後我們便可討論規模較小調查團的組成人數。但是，如果主席認為應該提出一項正式的提案，我也可以提出那種提案。

我前幾天發言時，心目中想到一個七人調查團，換言之，六位非常任理事再加上第七位。我認為最好調查團的團員人數是奇數。在嗣後的討論中，我想我們的同事中贊同調查團人數少於美國所建議者頗不乏人；但所提出的各種辦法都略有大同之處。我個人樂於贊同那些辦法；我不擬堅持我本人所提辦法——我把它提出來，祇是一種建議而已。主張由安全理事會六位非常任理事代表組織調查團的提案可能是最簡單的、爭論最少的提案。

我再說一遍，我要首先請問，假定美國代表同意，在正常程序之下，理事會是否首先表決究竟調查團由十一人組成或較少人數組成。如果決定用第二種辦法，我們可否接着就調查團組成人數交換意見？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據澳大利亞代表團所了解。理事會所據有的惟一正式

提案是美國原先提出的決議案文中所載一項提案。在討論過程中，哥倫比亞、法蘭西、澳大利亞三國代表提出供抉擇的提案或建議，可是從未作為正式書面提案提出。

我不願說明我們提出建議的理由，祇是要說明這個建議有兩個重要方面與法蘭西提案不同。如果我的記憶是正確的話，法蘭西提案中規定，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應為調查團的團員，即使其本國政府不再為理事會的理事，亦應如此。那可能有其良好理由，尤其是為了確保代表的前後一致；但在我看來，像所提議的調查團這一類的機關，其出席代表應該真正代表安全理事會。第二個不同之點是，澳大利亞提案祇是建議非常任理事國的代表，不包括安全理事會以外像瑞典一類中立國。由於那兩個重要不同之點，澳大利亞提案實係對法蘭西提案的一項修正案。

我建議我們接受美國代表的建議表決美國決議案文，那是本理事會所據有的惟一案文。要是美國決議案文不通過，澳大利亞代表要保留把澳大利亞提案作為對法蘭西提案的修正案向理事會提出的權利。

蔣先生(中國)：中國政府贊成設置一個理事會所有理事國均有代表出席的全體調查團。因為問題非常重要而且各國政府對解決問題無不深切關心，所以應該而且甚至必須有一個全體調查團。

遴選一個人數較少的調查團的團員，確有困難。然而，不僅這些困難而已。我要促請理事會注意，委託一個代表人數少於理事會全體會員國的調查團去執行責任，甚至會引起更大的困難。

第一，十一人全體調查團比較人數較少的調查團易於調和不同意見及解決困難。

第二，如果調查團由團員六人或七人組合，在那種情形之下，就不能確切知道調查團的多數會得到理事會中多數的支持。在執行責任時不免發生猶豫與不確定的成分。

最後，如果我們決定設置一個人數較少的調查團，那麼沒有代表出席的政府或許就得單獨進行調查及獲取資料。沒有代表出席的政府可能在此提出更多問題，引起更多辯論。

在我看來，全體調查團可以充分代表理事會，而且終久可以節省理事會的時間。由於這些

理由，我希望各位同仁可以支持美國代表所提建議。

Mr. JOHNSON(美利堅合衆國):我沒有想到此項建議會引起更多的辯論，但既已有許多意見提出，或須我可向理事會提一提何以美國代表團贊成代表人數較多。

有些理由已經澳大利亞及中國代表說明。澳大利亞代表說過，他認為可能在希臘設立的那個調查團應該代表理事會。這一點理由當然一部份適用於他主張隨時視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國別組織調查團的提案，我認為它也同樣甚至更適用於主張調查團應該代表理事會全體的建議。

我相信全體調查團比較人數較少的調查團可以更充分代表理事會，可使其工作與理事會的政策與決定更確切協調；它可以一致地履行理事會的政策及宗旨，那是人數受限制的調查團不能做到的。固然，贊成任何這一類提案的許多說法可能都有其理由（關於這個調查團組織的任一提案，無論為之辯護或加以反對，都有理由可言），我們認為全體調查團成功的機會最大，不方便的地方最少。

我個人很懷疑現在仍然存在的那個調查團中不時有的堅銳爭執是否會因改設人數較少的調查團而減輕其程度。我認為那是一種幻想，並認為也許一個代表安全理事會全體的機關反而容易使那種紛歧意見趨於調和。

因此我懇切地希望安全理事會能決定調查團組成人數與安全理事會完全相同。

Mr. MUNIZ(巴西):在第一百六十六次會議，⁶我提到過關於調查團的組織應該注意兩項原則：調查團所具代表性質及免除選擇程序。

在研究過託付調查團任務的性質以後，我認為調查團應該充分代表安全理事會，並應反映理事會的威望和道義力量。如果調查團是一個代表安全理事會本身的機關，那末，它無論在進行調查或調解時都可較有權威。

調查團將面臨艱鉅的任務。我們應竭力使它具有最高權威。一個組織與安全理事會相同的調查團，在它與安全理事會之間的關係方面也是有利的。

像美國代表團所建議的十一人調查團，可以顧及所有那些條件，又無須經過選擇的程序。

⁶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三號。

這就是巴西代表團所以贊成通過美國提案的原因。

Mr. VAN LANGENHOVE(比利時):我要簡短重申我在七月二十四日舉行的會議中所作一項陳述。⁷

安全理事會如可就辯論過程中所提各項辦法作一選擇，比利時代表團最贊成澳大利亞代表團提出的辦法。但是，倘若沒有這種修正案提出的話——因為要作一選擇，便須有一項修正案——比利時代表團便將投票贊成美國代表團所提原案文。

Mr. LAW FORD(聯合王國):關於這件事，聯合王國代表團贊成美國決議草案原案文。我們認為那項案文符合整個安全理事會所負責任，聯合王國本身願承擔在此方面所負責任。

主席:沒有人對第七段(a)提出正式提案或修正案，因此仍維持美國原案文的措辭。

Mr. PARODI(法蘭西):我剛才已指出，在我看來，這次討論最妥善的程序是首先表決美國案文；如果此項案文不通過，我們可以設法找尋可以替代的最妥善辦法。我想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也是如此的。

比利時代表適才所作陳述使我稍感不安，因為他那項陳述與此種程序是不相容的。因此我希望知道主席對於此項問題準備作何種決定。如有必要，我可以提出一項修正案。但我認為另一解決辦法是最妥善的。

Mr. EL-KHOURI(敘利亞):法蘭西代表建議對原提案首先採取行動。如果那項提案遭否決，他將接着提出一項修正案或另一提案。在我看來，那種程序是不相宜的。最好法蘭西代表在表決美國提案前提出他的修正案，以便首先表決那項修正案。如果那項修正案遭否決，而且所有其他修正案都遭否決，那時我們再回到原提案。

我曾代表敘利亞代表團在第一百六十六次會議⁷建議祇應有一位專員。那項提案可能通不過，而且本理事會的其他理事國可能推薦專員極感困難，因此我準備回到比利時代表所提簡單辦法，因為最簡單的辦法是最妥善的辦法。我們應該為調查團指派一位非安全理事會理事的人士為專員，或指派整個安全理事會所有理

⁷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三號，第一六六次會議。

事。後一辦法，如非最簡單的辦法，亦係近乎最簡單的辦法。因此我準備贊成此項程序。

倘有代表團希望提出一項修正案，它應該在我們進行表決原案文前即行提出。倘若法蘭西代表決不定是否贊同此種決定一項辦法的方法，那末，我們便應回到原案文。無論如何，敘利亞代表團不準備投票贊成法蘭西主張調查團由理事會六個非常任理事國及安全理事會以外一個聯合國會員國組成的提案。那種辦法是沒有根據的。最好是，或則指派安全理事會所有理事國，或則通過澳大利亞提案，如果在表決原提案前有一項提案提出的話。

我們現在面臨着關於調查團組織的這些辦法。我們祇能指派五個常任理事國為委員，或六個非常任理事國，或安全理事會所有理事國。除了我的提案以外，沒有人主張過僅指派一位專員；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這是不易處理的事。

主席：我將順從澳大利亞及法蘭西代表的意思。倘若他們願意提出一項正式修正案，我將把它向理事會提出討論。倘若他們認為最好採取其他途徑，那末我們便應在適當時間表決所討論的美國提案的一段。倘若它不獲通過，那末我將讓他們有機會提出他們所希望的任何修正案。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贊同主席適才表示的意見。倘若我們現在即將表決此項提案，那末，敘利亞代表剛才所說關於就該案作一決定的話可能有相當道理。我們現在並不進行表決。因此目前情形是很清楚的。當我們進行表決時，我們將僅據有原提案。倘若原提案不通過，我便可接着向理事會提出我的提案。

Mr. LÓPEZ (哥倫比亞)：我已經就組織一個小型調查團一事說明過我的意見，現在並無多少話可以補充，尤其因為理事會多數已極明確表示過願意採用美國提案中的建議，因此哥倫比亞代表團所提出的建議全無可能。雖然如此，我仍要提出哥倫比亞代表團關於幾點的意見。

首先，我要提及程序，這是我們目前討論之點。在我看來，我們似須決定，究竟我們進行此種討論的方式是否會樹立一個先例。如果我對於規則的解釋是正確的，在提出過一項提案以後，接着的妥當途徑是如有修正案即提出修正案，並先表決修正案。因此，如果對美國原提案

有法蘭西或澳大利亞修正案，那末，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應該正式提出此種修正案，並在表決提案本身以前先表決此種修正案。

顯然，我們所遵循的是一種沒有先例的程序，因為主席和安全理事會都已決定不顧規則。每次在有一項修正案提出時，我們的第一個步驟便是問美國代表團是否接受。可是實際上規則中規定此事應由安全理事會本身決定。當我們據有一項提案，而對此項提案有一項修正案提出時，那末，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理事會須就此項修正案作一決定。但是根據我們現在的程序，任何修正案都是首先向美國代表團提出的；如果美國代表團接受，然後理事會再加以討論。我之所以認為理事會務必要決定究竟我們對其他案件亦將依循此項程序辦理，還是此項程序僅適用於希臘問題的討論，理由便在此。

關於討論中的一點，我同時認為如採不同的表決程序，可能造成完全不同的結果。究竟我們首先表決美國提案，或所提出的修正案之一，確實是有區別的。

首先，我們的法蘭西同事說，最妥善的程序是表決美國提案，如果那項提案不通過，然後再表決他將在那時提出的修正案。就我的立場而言，如果理事會不接受我們關於委員會所在地及其職掌甚至於可以說關於處理問題的態度所提出的建議，我倒寧可贊同讓美國負起採取主動的責任。

我們曾建議設置一個規模較小的調查團，以不同方式處理問題，也就是像我以前所說，不設置調查團，而設置具有調查權力的調解委員會。當時我們認為，自調解的觀點而言，最好調查團所在地距離邊境遠些。那就是我們何以建議調查團會所設在另一地點的理由。

但是，既然調查團將設在邊境，既然它將具有進行調查的權力，既然它掌有原設調查團及其輔助團所掌的同樣職務及權力，我相信我們不得不得一結論，認為這與美國原提案其實在基本上並無多大改變。法蘭西修正案對於若干段落的措辭可能有所改進；然而，歸根結蒂，正像報界所報導，無論處理問題的態度或美國代表團原提提案事實上均無重大改變。大體上，目前情形與開始時並無不同。零零碎碎地採用不同辦法是毫無用處的，因為那樣並不會改變政策，並不會改變處理的態度。

倘若我們設置一個由安全理事會六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而常任理事國一個都不包括在

內的調查團，我很懷疑此種調查團是否會獲得必要的支持。在我看來，調查團的能否獲得支持主要並非決定於團員的人數。我不相信團員人數無論是七人、九人、或十一人，對於調查團的一致或權威會有什麼影響。正像我以前所說，這一點須視安全理事會決定支持調查團所作結論的程度。在另一方面，當然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忽略一個事實，即在希臘與美國兩國政府不久以前締結的實施杜魯門主義的辦法之下，美國代表駐在雅典對於調查團整個工作的進展勢必大有關係。我相信調查團所作決定的主要力量便出於此一事實。

有人提出關於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受巴爾幹各國政府重視的程度問題。我要聲明那一點使我們極感不安。在向大會提出西班牙問題時，哥倫比亞代表團極明確地說過，它認為大會的建議對於本組織會員國具有約束力量。同樣，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對於本組織會員國也是具有約束力的。我們也許是錯誤的，但這是我們的看法。當然，究竟此種建議確係對所有會員國有約束力呢，還是僅對聯合國一些會員國有約束力呢，尚待事實證明。我認為本組織的成就大部分決定於這一點：究竟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所作建議是否對本組織會員國有約束力？

要是若干會員國對於究竟是否接受建議有自行選擇的特權，我認為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同樣地，我認為既然我們對巴爾幹和平遭受威脅的可能採取此種積極態度，我們便不應那樣緩慢地審議像目前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一類問題。在印度尼西亞，並非和平受到威脅，而係實際上發生了不宣而戰的情事，然而安全理事會並未就此採取任何行動。

我很高興看到理事會現以採取決定的方式表示願為避免和平受威脅及和平遭破壞而採取若干極為積極的行動。我認為我們現在採取此項決定，便是採取了一項極有希望的步驟，表示我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將達成其當然的結果。

例如，關於西班牙問題，大會決議案⁸中規定，倘若經過相當時間決議案不能獲得圓滿結果，安全理事會便應採取某種措施。我想我們將來可以抱着根據憲章規定使一般政策獲得一個總後果的態度處理此事。如果在每一場合之下我們都抱着民主及誠懇態度實施憲章的規

⁸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三十九(一)，第六十三頁。

定，我相信安全理事會的工作必可獲得更大效率，並可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否則的話，我認為我們將冒着一種危險，祇是再通過一項決議案而已，如像關於西班牙的決議案、關於印度人在南非聯邦內所受待遇的決議案⁹、或像我們在最近六七個月來所審議而未能達成協議那一類情勢：如原子彈、軍事參謀團報告書、常規軍備、科府海峽事件及特利埃斯特問題。

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情形，我們不會就希臘問題達成多大的協議。和過去多數案件一樣，我們將就討論中的問題獲致一項多數的協議；可是我們不會獲得一種真正而重大的進展，而達成一項可使全世界認為我們確係走向持久和平及國際合作的協議。

主席：我要就哥倫比亞代表提出的一點稍加解釋。我認為我們並沒有不按照我們的議事規則。每次正式提出一項修正案時，總是在表決決議案文以前加以表決的。迄今為止沒有人對美國案文提出過一項正式修正案，因此我們不能表決不存在的修正案。

再說，每次在有人提出建議時，不管是正式提出或非正式提出，給予決議案文原提案人接受或拒絕的機會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這是他的決議案文。這是我們通常採取的程序。

Mr. PARODI(法蘭西)：主席，我和你一樣，認為就程序而言，那是極正常的。至就特別是法蘭西代表團關於調查團的組織所作建議而言，我要促請哥倫比亞代表注意，我們至今未曾提出過一項修正案；我們所採取的也是他本人常常採取的同一辦法，而且是極為有用的辦法，即以簡單建議的方式提出提案。

目前我們提出一項建議。我之所以不再進一步(就其他幾點而言，法蘭西代表團已提出修正案)，其理由在——我再說一遍——照討論的合理程序，我認為正常的辦法是首先決定十一團員的提案，那項提案倘若通過，整個討論都可告一結束；惟有在那項提案不通過時，我們才再討論其他可能的解決辦法中以那一項最為妥善。

關於哥倫比亞代表適才所說的很有意思的一般意見，我要說明，在我看來，今日我們所據有的案文與原案文大不相同。它的旨趣固然不

⁹ 同前，決議案四十四(一)，第六十七頁。

同，提出各點的方式也不同，尤其因為它對調查團的調解任務特別注重。

要是我對許多點改變了我以前的意見，那是因為我認為調查團的組織是它的主要方面之一。我仍然認為決議案的精神主要決定於調查團組織的方式。我重複一遍我剛才所說的話：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強調擬設置的調查團的客觀性質。

我還要對在此所提其他言論提出一點補充意見。

有人說，倘若調查團不完全代表安全理事會，那末，可能它不能獲得理事會充分的支持；如果那樣，它所具權力便不够充分。可是我要提起，調查團並不具有作成決定的職務。它的職務，一方面是調解或和解，另一方面是報導。爲了報導和調解的目的，調查團基於本身組織的方式，必須有由其成員之中立或平衡性質而來的權力。

既然如此，我仍然認為最好採用我剛才主張的解決辦法，而且此項辦法也是解決我們目前困難的最妥善辦法。

Mr. LAWFORD(聯合王國)：請問法蘭西代表是否準備在我們最後表決美國決議案文以前就此點提出一項修正案；因為否則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我不了解我們怎樣能夠表決他的建議。

主席：我在請法蘭西代表答覆以前，也許可以就此問題表示我的意見。我們的程序是在適當時間表決美國決議案中此一段。倘此段通過，問題便告解決；倘不通過，那末，法蘭西所將提出的便不是一項修正案，而是一項新提案。澳大利亞的建議也是如此。

Mr. PARODI(法蘭西)：主席，我對你所說的話，沒有需要補充的意見。我完全同意你的話。

主席：並沒有新提案提出，新決議案文第七段(a)與美國代表團所提原案文中文字相同。

我們現已結束關於美國代表所提決議草案的討論，我們即可表決此項草案。但在我們進行此事之前，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要發表簡短的聲明。

Mr. MEVORAH(保加利亞)：昨天聯合王國代表責備我把情勢描述得使人聯想到全世界最理想的景況。我並沒有那樣描述過。我祇

是說過，希臘北部邊境並未發生過可構成和平威脅的情勢。自從巴爾幹被解放以來已經過將近三年之久，在整個這一段期間，所報導的祇是一些不關重要的事件，連調查團本身也認為不值一提。如果有人問你，保加利亞給與希臘什麼援助，你將難以答覆。在此種情形下，我認為，爲求問心無愧起見，祇是提出建議及獻議從中斡旋便足够了。

第二點，決議案文忽略了調查團關於希臘內部情勢及其原因所作的結論。報告書中明明引起困難是由於現政府對反對方面及少數民族表示歧視態度。我認為那是報告書中最重要的部分。

報告書以極謹慎的態度建議倘若希臘政府決定赦免政治犯及遊擊隊，調查團建議由安全理事會通知希臘政府，在希臘政府請求時，理事會可出面斡旋，確保實施此項措施。決議草案中並沒提到這項建議。

爲避免任何誤會起見，我要補充一點，我並非表示贊同赦免。我祇是說，這一重要之點爲理事會所忽略，由於此種忽略的不幸結果，使我們的注意力分散，而不集中於問題的癥結所在，即對付希臘人民所施恐怖行爲。

其他一切都是不關緊要的。擬設的調查團既不會制止內戰，也不會制止“製造”邊境事件。如果有某一國家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建立並鞏固對希臘的控制，並說明此事確有理由，如果該國認為調查團可幫助它做到那一點，我們祇能深憾我們竟被人選擇爲代人受過的犧牲者而已。

雖然如此，最後我仍宣布保加利亞人民及政府沒有侵略的意思，並將在工廠中及田野間爲在本國及巴爾幹建立和平而繼續努力。

主席，我感謝你，並感謝理事會從頭到尾耐心聽取我的話。

Mr. VILFAN(南斯拉夫)：我似應借此機會再度強調南斯拉夫代表團對於修正美國決議案文的態度。

美國決議案文的整個旨趣說明它所根據的是一項錯誤的假定。在我們看來，根據調查團蒐集的文件，安全理事會應該作成一項決定，用以保證希臘人民內部和平、民主秩序及國家獨立，俾希臘可致力於建設，成爲巴爾幹和平的一個因素。

但是，在開始時便採取了相反的態度，而以下述錯誤的假定爲根據：(一)希臘境內的一般

不安情況以及外國的干涉，對於希臘境內及北部邊境紊亂情勢都是不重要的，毫無關聯的；(二)希臘北部及其北部邊境的紊亂是它的北鄰掀起的，後者把遊擊隊武裝起來，遣往該國。

由於這些假定，調查團報告書當然不能作為建議的根據。我們曾在我們向安全理事會所作陳述中證明了那種說法的正確性，並曾同時促請就此類問題作有系統的詳細討論。我們的請求未受到尊重；此點也是造成擬訂錯誤建議的原因之一。

我們說話不妨更為確切些。決議案文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三段——所載建議，如單獨實施，對於巴爾幹情勢是有幫助的。但是，第四、五、六段所規定的措施可以說是公平的，而且是毫無法律根據的。

關於難民問題，把在南斯拉夫的難民認為即是在希臘的通敵國賊，是錯誤的，不公平的。我們認為那種看法既未顧及國際義務亦不符合公平的基本觀念。在我們看來，照擬議的辦法實行國際管制難民是不符合主權原則的。誠如有人所說，這等於一種警察的管制。

我們不能同意關於少數民族問題的建議。希臘在境內剝奪馬其頓及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國籍及消滅此類民族的事實業經確立（多數方面在其結論中亦加以承認）以後，竟有關於可能移轉此類少數民族的可怪建議。我們不得不認為那項建議等於是認可所實行的剝奪少數民族國籍及消滅此類民族的措施，也是認可整個希臘的主張。

如照美國決議案文中所規定，決定產生一個調查團，那種決定不僅就調查的結果及實際情勢而言都沒有根據，而且是違反憲章的規定的。在審查巴爾幹境內一種所控情勢的藉口之下，真正目的是在限制三國的主權。

第四、五、六段所載的提案妨害第一、二、三段之中各項提案的積極效果。因此，整個決議案文不能使巴爾幹情勢趨於正常，更確切地說，亦不能使希臘境內及其北部邊境的情勢趨於正常。

Colonel KERENXHI(阿爾巴尼亞)：在討論希臘問題的過程中，修正的美國提案受到嚴厲的批評，那種批評係基於憲章及調查團在進行調查過程中發表的事實。雖然如此，美國提案再經修改之後除了關於在關係各國間重建友好關係這一點之外，對於提案的實體還是並無

改進。我們仍然在應付不公平的提案，不但並未顧及希臘的實際情況，而且是違反憲章的。我們面臨着有混淆情勢之虞的提案，對於廓清或改善情勢是毫無幫助的。

然而美國提案即將付表決。我們原可歡迎根據實際情況的決議草案。我們不可能容許不顧及情勢需要的提案，那種提案反而會使我們受控制，使我們的政府受一個外來機關的管轄，就各位審查中的具體案件而言，是違反憲章的。

第一點，美國決議草案是錯誤的，因為它所根據的結論不符合事實。報告書中從頭到尾認為希臘北部鄰邦支持反對該國的運動，那種結論顯然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根據調查所得事實不可能有那種結論，因此也不容許有那種提案。調查團結論所表現的偏見，嗣後成為美國決議案文所載提案的根據。此項提案不能實施於成為調查對象的一種情勢；它對那種情勢是毫無關聯的。從收集的證據可知此項情勢是由於內部的原因，決不能指控希臘北部鄰邦支持反對該國的運動。

美國決議草案並未計及所有這些因素，可是要擬訂一項在目前情形下可稱公平而確係必要的適當決議案文，不可不計及這些因素。這項提案並非根據業經證實的指控；它是與事實不符合的。希臘對我們所作指控決不能說業經事實證明；因此，不可能對我們有所判斷，更不能不經我們同意作成任何強制的決定。

有人在安全理事會中明確指出過，在所通過的決定係根據憲章第六章時，理事會的建議是沒有約束力的。根據第六章所作決定在本質上含有建議而非責成義務的性質。但是，修正的美國提案超出了第六章所規定的範圍。其中的規定破壞我們這些國家的主權，把我們置於控制及管教之下，這種決定是違反憲章的。

這一點在討論美國決議草案時已得到明白證明。總括說起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明安全理事會何以不應採取一種與調查中的情勢無關的決定，一種具有強制性質，因此與憲章牴觸的決定。

這些理由可概述如下：

一．情勢的真正原因發生在希臘內部，與我們絲毫無關。安全理事會的建議應直接關涉這些原因。

二．我們並非被告，坐在理事會議席上聽候指定我們義務的決定。

三．聯合國憲章不容許獨立國家的威望受到損害，也不容許這種國家受管教或控制。

四．憲章第六章不容許把具有約束性質的決定強迫我們接受。在這裏進行討論時，有人企圖證明相反的說法，並證明美國決議草案確有理由。可是，我們不能信服。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具體案件中，安全理事會並未根據經調查查明的事實，或情勢的需要，或憲章的規定而行動。

Mr. DENDRAMIS(希臘)：在就希臘問題開始進行辯論時，希臘便已說過它支持調查團多數所作建議及美國代表所提決議草案。希臘並不主張有權決定究竟是否遵從理事會的決議案。希臘也將尊重擬設的新調查團的權力。

我宣布希臘認為它必須遵守決議案及理事會的建議，並將抱着誠意充分履行所負義務，而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也一樣，有此義務。

主席：我認為我們已結束討論，現在可以進行表決。

有人表示希望分別表決決議案文的各部分。我要想知道，美國代表是否反對這一點。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規定：“經任何代表之請求，動議或決議草案之各部分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對者為限。”

此外還有一點。如果我們將分別表決決議案文的各部分，最好即行延會，在下午舉行的會議開始時進行表決，但在表決前不再舉行討論。如有代表願在表決前發言，請他現在就發言。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關於表決各部分，我的了解是，我們進行表決應根據美國原提決議案中編號的段落，我要請問究竟此項了解是否正確。那些段落之中有些現已成為不止一段。我們不應逐行表決。

在我們進行討論之初，當我們通過對此項案文的修正案時，討論的進行是依照美國決議案中編號的段落的。例如，第二段經編為第二、三、四、五段；在今晨發給我們的案文中，第六段的前言被另編一個號碼，但實際上在我們今晨接到的文件上第六段和第七段實係一段。這項文件上的第六段祇是另一段的前言，可是它被列為一個單獨編號的段落。那也許祇是打字的錯誤，因為目前的這一段不是一個單獨的段落；它是下文的前言。那必然是抄錄的錯誤。

主席：美國代表所提出的最後一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目前所有的案文第七段，要是不自現有案文第六段開始，把它當作前言看待，便全無意義可言。

我當飭秘書處照剛才所說重新編段落的號碼。

關於分部分表決，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先表決前文，然後再表決各段。

我所接獲的特殊請求如下：如果美國代表同意，法蘭西代表希望把依最後編號次序，涉及調查團組織的第六段(a)，作為單獨一段付表決。又如果美國代表同意，波蘭代表希望，把第一段的兩部分分別付表決。

如果任何其他代表對於表決各段的方式有具體的意思，我請他發表。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對於那兩項特殊請求，我不擬表示反對。然而，我要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在此項討論之初，美國代表團曾保留權利在此項修正決議案文不通過時把原提決議案文不加更改提付表決。

主席：我也要告知理事會，在依循通常程序表決各段後，我將把全部決議案文付表決。

我宣布延會，午後三時再開會。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散會

第一百七十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午後三時
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O. LANGE(波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二五九．臨時議程

一．通過議程。

二．希臘問題：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¹⁰

¹⁰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